

青少版

世 / 界 / 文 / 学 / 名 / 著 / 宝 / 库

复活

——〔俄国〕列夫·托尔斯泰——

Resurrection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SHANGHAI PEOPLE'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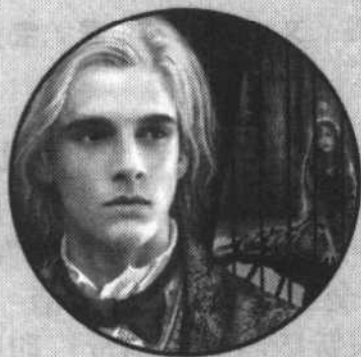
· 青少版 ·

世/界/文/学/名/著/宝/库

复活

【俄国】列夫·托尔斯泰 / 著

肖 森 / 改编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复活 / (俄国)列夫·托尔斯泰著;肖森改编. —上海: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07

(青少版世界文学名著宝库)

ISBN 978-7-5322-5256-5

I. 复… II. ①列… ②肖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俄国—近代—缩写本 IV.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40064 号

世 / 界 / 文 / 学 / 名 / 著 / 宝 / 库

复活

责任编辑:康 健 张鹏飞 装帧设计:付莉萍

封面绘画:胡 琳 插图绘画:胡 琳 排版制作:胡金娥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1.5 彩插:11P

2007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20000册

ISBN 978-7-5322-5256-5

定价:14.00元

策划:湖北海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

网址:www.dolphinmedia.cn

邮箱:dolphinmedia@vip.163.com

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:

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王清博士 电话:027-68754624



作者简介

列夫·托尔斯泰 (1828—1910) 出生于俄国的一个贵族庄园。十九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他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《战争与和平》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,这两部作品为他赢得了世界一流作家的声誉。《复活》是托尔斯泰晚年最重要的作品,也是对当时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、最掷地有声的一部著作。列夫·托尔斯泰作为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,作为俄国最伟大的文豪,被列宁称为“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天才艺术家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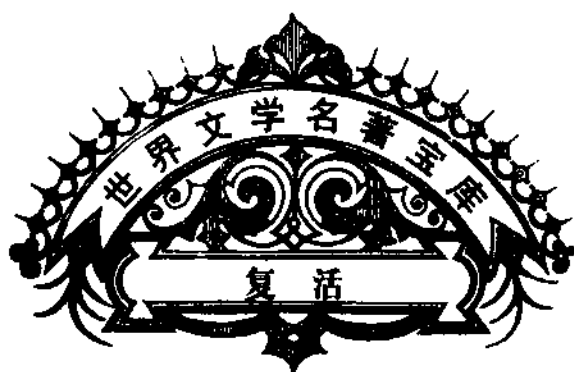
前言

《复活》是十九世纪末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托尔斯泰的杰作。

《复活》中的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知道卡秋莎·玛丝洛娃被诬告犯杀人罪，内心不安。他曾在姑妈家诱奸了玛丝洛娃，这是玛丝洛娃后来堕落并成为妓女的主要原因。聂赫留朵夫良心发现，为玛丝洛娃奔走申冤，上诉失败后就陪她流放到西伯利亚。聂赫留朵夫的行为感动了玛丝洛娃，她重新爱上了他。但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地位，玛丝洛娃拒绝和他结婚而同一个“革命者”结合。最终，两个主人公都达到了精神和道德上的“复活”。

这部作品反映了沙皇俄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刻画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，成为反映当时社会矛盾的一面镜子。

编者



第一部

—

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点，省立监狱办公室准备将一男两女三个在押犯，解送到法院受审。其中一名女的是主犯，必须单独押送。监狱看守长走进女监又暗又臭的走廊，后面跟着一个女看守。

“您是来提玛丝洛娃的吧？”她问看守长。

看守长“当啷”一声开了铁锁，打开牢门，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恶臭扑鼻而来。他吆喝道：

“玛丝洛娃，过堂去！”

大约过了两分钟，一个身材不高、胸部丰满的年轻女人，身着白衣白裙，外面套一件灰色囚

袍，大步地走出牢房。她的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，几绺乌黑的鬃发分明是有意从头巾里露出来的。她的脸色苍白，让人想起储存在地窖里土豆的新芽。一双眼睛在苍白脸庞的衬托下，显得乌黑发亮，虽然略微有点浮肿，但仍然十分灵活，其中一只眼睛还稍稍有点斜视。她笔直地站着，挺起丰满的胸部，盯住看守长的眼睛，显出让她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样子。

看守长刚要关上牢门，一个白头发的老太婆从牢房里探出她那张满是皱纹的脸。她哑着嗓子对玛丝洛娃说：“千万别多说话，说定的就别改。”

“只要有一个结论就行了，我想总比现在好。”玛丝洛娃摇了摇头说。

“结论当然只有一个，不会有两个，”看守长自以为说得很俏皮，“跟我走！”

窗洞里老太婆的眼睛消失了，玛丝洛娃跟在看守长后面，快步走着。他们走下一段石砌的楼梯，走过比女监更臭更乱的男监，每个窗洞里都有眼睛盯着他们。他们走进办公室，两个持枪的押送兵已经在办公室里等着了。坐在那儿的文书把一份烟味很重的公文交给一个兵，指着玛丝洛娃说：

“你把这个女犯带去吧！”

那押送兵本是一个农民，红脸庞上有一些麻子。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里，笑嘻嘻地向他那个颧骨很高的楚瓦什同伴挤眼睛。然后，两个士兵押着女犯走下台阶，向着监狱大门走去。

监狱大门上的一扇小门开了，两个士兵押着女犯穿过这道门走到院子里，再走出围墙，最后来到石子铺成的大街上。

马车夫、店铺老板、厨娘、工人，纷纷好奇地打量着女犯。孩子们害怕地看着这个女强盗，心想，多亏有士兵押着，她不会再干坏事了。一个卖煤炭的乡下人，走到她身边，在自己胸脯前画了个十字，送给她一个戈比。女犯的脸红了，低下头，嘴里不知说了句什么话。

女犯感到周围向她射来的一道道目光，但并没有转过头，她悄悄地斜着眼睛瞟那些看她的人。大家都在注意她，为此她觉得高兴。这里的空气带有春天的气息，比牢房里清爽多了，这也使她非常高兴。但是，她好长时间没有在有石子的路上行走了，这会儿又穿着笨重的囚犯棉鞋，她的脚觉得很疼。她瞅瞅自己的脚下，竭力想走得轻一点。这时，女犯走过一家面粉店，门前有许多鸽子，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，没有人来打搅它们。女犯脚差点儿碰到一只蓝灰色的鸽子，那只鸽子拍拍翅膀飞了起来，飞过

女犯耳边，给她送来一阵清风。女犯微微一笑，但又想到自己的处境，不禁长叹了一口气。

女犯玛丝洛娃的身世极其平常，她是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农奴的女儿。她母亲跟着饲养牲口的祖母生活在一起，在两个地主老姑娘的庄院里干活。这个没有结过婚的女人年年都要生一个孩子，并且按照乡下的习惯，给孩子行完洗礼，做母亲的就不再给这个孩子喂奶，因为这会影响她干活。于是，这些孩子不久就饿死了。

五个孩子就这样死了，个个都受过洗礼，个个都吃不上奶，个个都死掉了。第六个孩子是同一个过路的吉卜赛人生的，是个姑娘。她的命运本来也会一样，偏偏那两个老姑娘中有一个恰巧来到牲口棚，无意中看见了那婴儿，这使她动了恻隐之心，就自愿做她的教母。后来，她给女孩行了洗礼，又常常给做母亲的送点牛奶和钱，就因为这样，女孩活了下来。

女孩三岁那年，她母亲得病死了，两个老姑娘就把女孩领到身边抚养。这个黑眼睛的小女孩长得非常活泼可爱，给两个老姑娘带来了欢乐。

两姐妹中，妹妹索菲雅·伊凡诺芙娜心地比较善良，给女孩行洗礼的就是她，姐姐玛丽雅·伊凡诺芙娜脾气比较暴躁。索菲雅把这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，教她念书，打算把她培养成自己

的养女。玛丽雅却想把她训练成一名出色的侍女，对她很严格，自己情绪不好时就罚她，有时甚至打她。小姑娘处于两种不同的态度之间，自己长大成人后，便一半成了个侍女，一半成了个养女。她叫卡秋莎·玛丝洛娃。她缝补衣服、收拾房间、擦拭圣像的铜框、烧菜、煮咖啡、洗衣物，有时还坐下来给两个老姑娘读书。

有人来给她说明媒，她一个也不肯嫁，觉得嫁给卖力气过活的男人，日子一定很艰苦，她过惯了地主家的舒适日子。

就这样，她一直生活到了十六岁。在满十六岁那年，两个老姑娘的侄子——一个家财万贯并在大学念书的公爵少爷来到她们家。卡秋莎暗暗爱上了他，却不敢向他明说，甚至连自己都不敢承认。过了两年后，这位少爷奔赴战场，途经姑妈家，在这儿住了四天。临走的那天夜里，他引诱了卡秋莎，第二天他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。他走后五个月，卡秋莎才确定自己怀孕了。

从此，她的性情变得非常暴躁，一心想着怎样才能避免这个耻辱。她对两个老姑娘，不但敷衍了事，而且有时连自己都没意识到，就突然发起脾气来。她开始顶撞老姑娘，对她们说粗话，事后又后悔，于是就要求辞掉工作。

两个老姑娘对她也不满意,就把她辞退了。后来,她到警察局长家做侍女,可是只做了三个月,因为那局长是个色鬼,整天纠缠她。有一回,他逼她逼得特别紧,她发了火,骂他是蠢蛋和老鬼,而且使劲地把他推到地上。她因为这事被解雇了,同时,因为快要分娩,也不可能再找工作了,就搬到乡下一个寡妇家里。寡妇给人接生,并且贩卖私酒。她分娩很顺利,可是接生婆刚给村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生,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,她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被送到了育婴堂。据送去的老太婆说,婴儿一到那里就死了。

卡秋莎刚搬到接生婆家里的时候,身边一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,其中二十七卢布是她自己打工挣的,一百卢布是公爵少爷送的。等她从接生婆家里搬出来的时候,手里只剩下六个卢布。她不懂得怎样省钱,待人又实在,谁要就给谁。被接生婆骗走了一百多卢布,剩下的二十几个卢布,卡秋莎自己买衣服花掉了。因此,当卡秋莎身体恢复健康时,已经身无分文。于是,她就到一个林务官家里干活。虽然林务官有老婆,但他也跟警察局长一样,从第一天起就开始调戏卡秋莎。卡秋莎烦他,尽力躲开他,但林务官还是找到了一个机会,把她占有了。林务官的妻子知道了这件事,当看到丈夫同卡秋

莎单独待在房间里时，就扑过去打她。卡秋莎不肯示弱，两人打了起来，结果卡秋莎被轰了出来，连工资都没拿到。卡秋莎来到城里，在她的姨妈家住下。姨父是个装订工人，原来的日子过得不错，但后来主顾越来越少，他就借酒浇愁，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喝掉了。

姨妈开着一家小小的洗衣店，以此养活儿女，供养落魄的丈夫。她让玛丝洛娃到洗衣店当女工，玛丝洛娃见洗衣店里女工的生活十分艰苦，始终犹豫不决。后来，她找到了一户人家，这家人有一位太太和两个念中学的男孩。可是不到一个星期，那个留着小胡子、刚念中学六年级的大儿子就丢下功课，整天缠住玛丝洛娃不放。做母亲的却认为玛丝洛娃引诱自己的儿子，把她解雇了。玛丝洛娃找不到新的工作，无意中她在佣工介绍所遇到一位手上戴着宝石戒指的太太。这位太太搞清了玛丝洛娃的背景，就请玛丝洛娃到她家去，亲热地招待她，请她喝酒、吃馅饼，同时打发侍女出去送了一封信。傍晚时分，一个须发花白的高个子老头走进这个屋子。这个老头一进来就挨着玛丝洛娃坐下，眼睛闪闪发光，笑眯眯地打量着她，和她说笑话。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，玛丝洛娃听见女主人说：“刚从乡下来的，非常新鲜！”

女主人又把玛丝洛娃叫过去，说他是个作家，钱多得不得了。只要能让他高兴，他是很舍得花钱的。她果然让作家满意了，作家真的给了她二十五卢布，答应常同她相会。钱很快花完了，她付了姨妈家的生活费，买了新衣服、帽子和丝带。过了几天，作家又来请她去，她就去了。他又给了玛丝洛娃二十五卢布，让她搬到一个单独的寓所去住。

玛丝洛娃住在作家为她租下的寓所里，却爱上了同院一个快乐的店员。她辞别了作家，搬到另一个更小的寓所里去住。那个店员开始答应同她结婚，后来却不辞而别。玛丝洛娃本想自己继续住在那个寓所里，可是人家不答应，只好又回到姨妈家。姨妈见她穿戴时髦的衣服、披肩和帽子，毕恭毕敬地招待她，再也不敢提让她当洗衣妇的事了，认为她现在的身价高了。对玛丝洛娃来说，她根本不再考虑做洗衣妇的问题，她充满怜悯地瞧着屋子里的洗衣妇。她们脸色苍白，胳膊干瘦，有的已经得了肺病，过着像苦役犯一样的生活。

正在玛丝洛娃生活没有着落、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，一个为妓院物色妓女的牙婆找到了她。

牙婆让她到城里一家最高级的妓院去做生意，她向玛丝洛娃列举了干这个营生的种种好

处和优点。玛丝洛娃必须有所选择——或者低眉顺眼地去当女仆，但这样逃避不了男人们的纠缠，不得不同人临时秘密通奸；或者取得黄色执照，取得合法的地位，进行法律所容许、报酬丰厚的通奸。她选择了后者，她想用这种方式来报复诱奸她的人，报复店员和一切欺侮过她的人。同时还有一个因素诱惑她，使她最后下定决心，那就是牙婆答应她，喜爱什么衣服就可以做什么衣服，丝绒的、绸缎的、袒胸露臂的舞衫等等，都可以做。玛丝洛娃想象着自己穿上一件袒胸黑丝绒滚边鹅黄连衣裙的情景，就再也禁不住诱惑，把自己的身份证交出去，换取了黄色执照。当天傍晚，牙婆雇来一辆马车，把她送进了著名的基答叶娃妓院。

从此，玛丝洛娃就开始过起“美好”的犯罪生活。千千万万这样的妇女过着这种生活，不仅获得了关心公民福利的政府许可，而且受到保护。最后，这类妇女十有八九未老先衰，受着疾病的折磨而过早死亡。

她们夜里纵酒行乐，早上和白天昏睡不醒。下午两三点钟，她们才懒洋洋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，喝矿泉水或者咖啡醒酒。身上只穿着罩衫、短上衣或者长睡衣，在几个房间里疲乏地走来走去，隔着窗帘向外望，无精打采地骂上几

句。接着是梳洗、画眉毛、涂脂抹粉，最后穿上袒露肉体的鲜艳绸衫，走进灯火辉煌的大厅。客人们陆续到来，于是奏乐、跳舞、吃糖、喝酒……客人中间有年轻人、有中年人、有半大的孩子、也有老态龙钟的老头……总之各种阶层、不同年龄、不同性格的男人都应有尽有。音乐和着嘈杂的调笑声从黄昏一直响到天明，直到早晨她们才能脱身去睡觉——天天都是如此。

玛丝洛娃就这样生活了七年。这期间，她换过两家妓院，住过一次医院。在她妓院生活的第七年，她初次失身后的第八年，也就是她二十六岁那年，发生了一件事。她进了监狱，在牢里同杀人犯和盗贼们一起生活了六个月，今天被押解到法院受审。

二

正当玛丝洛娃跟着士兵走了许多路，累得筋疲力尽，好不容易才走到州法院的那所大厦时，她养母的侄儿，当年诱奸她的德米特里·伊凡诺维奇·聂赫留朵夫公爵正躺在铺了鸭绒垫褥的弹簧床上。他呆呆地看着前面，思索着昨天发生过什么事，今天又要做什么事。

昨天晚上，他是在有钱有势的柯察金家度

过的，大家都猜想他应该同他们家的女儿结婚。他迈着又快又重的步子，走到卧室旁边充溢着花露水、发蜡和香水味道的盥洗室里。他在那儿用特制的牙粉刷那些镶补过多处的牙齿，用漱口药水漱了漱口。然后开始擦洗身子，再用各种不同的毛巾擦干身子。他用香皂洗手，拿刷子仔细刷净指甲盖，在大理石的洗脸盆里洗了脸和粗脖子，接着走到卧室旁的第三间屋里，那儿已经为他准备好淋浴了。洗完后，他穿上洁净的熨得笔挺的衬衫和擦得像镜子一样亮的皮鞋，在梳妆台前坐下，梳理他那鬈曲的黑胡子和头顶上已经稀疏的鬈发。

聂赫留朵夫从十来条领带和胸针当中随手取了两样，然后从椅子上拿起早已刷干净的衣服穿好。他走进饭厅，饭厅里的镶木地板昨天已经由三个农民擦亮，上面摆着橡木酒柜和一张活动大饭桌，桌腿雕成狮爪的样子，很是气派。桌上铺着一块浆过的、由巨大花体字母拼成家徽的薄桌布，上面放着装有香气扑鼻的咖啡的银壶、银糖缸、盛着煮开的奶油的银壶和装着新鲜白面包、面包干和饼干的篮子。

桌上放着刚收到的信件、报纸和一本最新出版的法文杂志《两个世界》。聂赫留朵夫正要拆信，通向走廊的门里忽然走进来一个身材丰

满的上了年纪的女人。她穿着丧服，头上扎着花边装饰。她叫阿格拉费娜，原来是聂赫留朵夫母亲的侍女。不久前他的母亲在这里去世，她就留下担任少爷家的女管家。

“您早，德米特里·伊凡诺维奇。”

“您好，阿格拉费娜！有什么新鲜事儿吗？”
聂赫留朵夫逗她说。

“柯察金家送来一封信，不知是公爵夫人写来的，还是公爵小姐写来的，她们家的女佣人送来有好半天了，现在她还在等着呢。”阿格拉费娜一边说，一边把信交给聂赫留朵夫，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。

“好，等一等。”聂赫留朵夫接过信，注意到阿格拉费娜脸上的笑意，不由得皱起眉头。

阿格拉费娜之所以笑，是因为信是柯察金公爵小姐写来的。她猜想聂赫留朵夫已准备同她结婚，但阿格拉费娜的笑容却使聂赫留朵夫不高兴。

“那我叫她再等一下。”阿格拉费娜把扫面包屑的小刷子放回原处，然后走出饭厅。

聂赫留朵夫拆开阿格拉费娜交给他的那封香气扑鼻的信，抽出一张灰色的厚信纸，上面的字迹尖细而又潇洒，他读了起来：